小学时已经活泼积极的有希，成了班级中引人注目的存在。老师提问时有希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的。就算老师不提问的时候，有希也会在大家面前说「昨天在家里放烟花」之类的无关的话。有希一直担任学级会副会长和书记等班委，在合唱比赛中也在站在最前列指挥整个班级。

最令有希高兴的是在“牙医先生之画”比赛中获得金奖的时候。当大家都画了在等候室哭喊着的孩子和在里面做着准备的牙医时，有希却画了自己对着医生，仰着头张开大口的情境。

获得了北海道最高奖的有希，体会到了非常大的满足感。

（和大家一样的话就没意思了）

有希感受到了这样的想法会带来的结果。

总觉得，这个世界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，未来的大门正闪着光辉向自己敞开着。

然而，世上其实并没有这么称心如意的事。

还有意想不到的考验在等待着这个只有6年级的孩子。

「有希，老实告诉我吧」

盯着以肚子痛、头痛为由已经一个月没上学的女儿的脸，亮子说。

「说了以后妳不要生气」

对着鲜有这么温柔地说话的母亲，有希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

那一晚，亮子才第一次知道有希受到了欺负。「めんこい」在北海道方言里是「可爱」的意思。原来是上课时一旦举手就会第一个被请起来问答问题，而且很多时候都可以请求老师帮忙的有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同级同学叫成了「老师的小可爱」。可能是因为不论做什么事都过于引人注目而遭到了同级同学的反感。

「有希因为受到老师的喜爱，才会被选上做班委嘛」

「磯谷因为是老师的小可爱，才会拿到那么好的成绩嘛」

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说，不久后班里的全部人都开始避开有希。不仅关系要好的两个朋友不再和她交换日记，就连说「早上好」也被无视了。理科的实验也只能独自艰难地熬过去。去郊游时也是自己一个人吃便当。更不用说归家的时候也是独自一人。

欺凌开始变本加厉了。他们不仅擦掉了鞋柜上有希的名字，还在黑板上写「磯谷去死吧」以及「笨蛋」之类的话，让有希连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「我已经不想再上学了」

有希一边哭一边这样说。

从未说过这样懦弱的话，也从不会告诉妈妈自己的烦恼，有希就是这样一个女儿。亮子不由自主地怒吼了起来。

「是谁，做了这样的事？我要去去那孩子的家里！」

有希知道如果这样做会弄出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她拼了命地阻止怒不可遏的亮子。

「丫头，怎么了呀」

一身睡衣的民教则在一旁担心地注视着。

这对于有希来说，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挫折感。但同时，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去审视自已的内心的机会。

早在1年级的时候，成绩表的通知栏中便有「磯谷同学有时候会只顾及自己，而把周围的事情当作无关紧要」的评语。那时她想，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，现在却觉得那样的评语或许是对的。

（我太过自我中心，太过任性了，说不定还是世上最讨人厌的家伙……）

有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这样想。

因为母亲对她说，总而言之先去上学吧，几天后有希便出了门去上学。一到学校，以前关系要好的两个朋友便来认错道歉了。这一定是妈妈托老师叮嘱的吧。但是，有希已经决定了。比起她们出于同情与自己和好，自己一个人远远要更好吧。重回了暂别的学校后，有希比起以前稍稍坚强了一些。

右、左、右、左……。

无论什么事发生，只要一步一步的走，人就能够前进。

有希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，视线停留在了右脚前面的东西上。有希急忙收住了脚步，将脸凑近那小小的花儿。

「好可爱啊……」

那是在水泥地的间隙中自然地伸出的一株蒲公英。那是在谁也不会察觉的无意中盛放的，细嫩却又坚忍的蒲公英。

这一瞬间，一直紧揪着的心不知为何变得舒畅了。

突然这样想。

（我从现在开始，就像这样地生活下去吧。让谁也不发现，一点也不引人注目，独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）

有希爽快地起了身，继续开始用比以往更快的步伐走在通往家的长长的路上。